

# 目 录

摘 要 .....	I
ABSTRACT .....	II
第一章 绪论 .....	1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	1
1.2 研究现状 .....	1
第二章 二胡作品中典型女性形象的情感解读 .....	3
2.1 《江河水》中妻子的悲愤与无助 .....	3
2.2 《新婚别》中新嫁娘的无奈与悲伤 .....	4
2.3 《兰花花叙事曲》中姑娘的纯朴与坚强 .....	6
2.4 《烛影摇红》中舞女的内心呐喊 .....	8
2.5 《红梅随想曲》中巾帼豪杰江姐的英勇无畏 .....	9
2.6 《洪湖人民的心愿》中女英雄韩英的大义凛然 .....	10
第三章 代表性作品中各种技法的演奏诠释 .....	13
3.1 性格化的节奏型 .....	13
3.1.1 有苦难言的切分音 .....	13
3.1.2 绝望呼喊的三连音 .....	13
3.2 迥异的揉弦技法 .....	14
3.2.1 悲愤的压揉 .....	14
3.2.2 声腔化的滑揉 .....	15
3.3 滑音的多样性 .....	16
3.3.1 “甩腔式”的上、下滑音 .....	16
3.3.2 圆润的回滑音 .....	16
3.3.3 婉转的垫指滑音 .....	17
3.4 叙事性的倚音 .....	17
3.5 哭泣式的颤音 .....	18

3.6 多变的运弓 .....	18
3.6.1 控诉式的顿弓 .....	18
3.6.2 情感波动的颤弓 .....	19
第四章 多维视角的艺术演绎 .....	21
4.1 悲情、阴柔之美 .....	21
4.2 意境之美 .....	22
4.3 中和之美 .....	22
结    语 .....	25
参考文献 .....	27
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9
致    谢 .....	31

## 摘 要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代表，其音质展现出独特的线性特征，近似人声的音色特点，使得二胡成为拉弦乐器中最能精准捕捉和表达人类情感的乐器之一，对于作品中音乐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情感的抒发有着一定的优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女性地位逐步提高，涉及“女性”的话题备受关注，音乐领域也不例外，二胡曲目中表现女性情感的作品同样日渐丰富，这为作曲家的创作开拓了新的方向。二胡的音色和韵味都散发着一种细腻、柔美且充满灵性的风采，显露出一种女性化的气质，因此，二胡适合用来描绘不同情感的女性形象，它的音色能深刻地触动人心，展现出女性形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二胡演奏艺术中，技法的种类丰富多样，其对于情感的表达是至关重要、相辅相成的，不同的演奏技法可以塑造出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传达出作品中充沛的情感内涵，使听众产生相应的共鸣。每首二胡作品的演绎和欣赏不仅是技术和情感的展现，更是一种文化和“美”的交流，通过不一样的视角去呈现二胡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情感，有助于演奏者的二度创作和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并能引导听众更深层次的感知作品的内在情感和精神力量，带给听众别样的审美体验，同时用二胡来表达人物的心声、时代的心声和民族的心声。

**关键词** 二胡作品；女性形象；情感表达；演奏艺术

## ABSTRACT

Erhu,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has a unique linear sound quality, which is similar to that of human voice, it makes erhu become one of the most accurate string instruments to capture and express human emotions, which has certain advantages for the creation of musical images and expression of human emo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times, the status of women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the topic concerning “Women” has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and the music field is no exception, this opened up a new direction for composers. The tone and lingering charm of the erhu exudes a delicate, gentle and spiritual demeanor, revealing a feminine temperament. Therefore, the erhu is suitable for portraying female images with different emotions, its timbre can deeply touch people’s hearts, showing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female images.

In the art of Erhu playing, there are various kinds of techniques, which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o convey the works of the rich emotional content, so that the audience have a corresponding resonance.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each erhu work is not only a display of technique and emotion, but also an exchange of culture and “Beauty”, it is helpful to the second creation of the performer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characters in the works, and can guide the audience to perceive the inner emotion and spiritual power of the works at a deeper level, and bring the audience a different aesthetic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erhu is used to express the feelings of the characters, the times and the nation.

**Key words:** erhu works;female image;emotion expression;performing ar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目的及意义

二胡，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的代表，拥有近似人声的音色特点和多样的演奏技巧，这对于乐曲音乐形象的塑造和人物情感的表达有着一定优势，故而在二胡曲目中有关人物情感抒发的作品占据大多数，其中女性形象的树立成为了这些作品发展过程中共有的一个特性。在历史初期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女性形象不突出，多以悲剧为主，但伴随时代的变迁，女性的地位不断提升，出现了许多独立乐观、坚强勇敢的“新女性”形象。前人对二胡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研究有偏向对女性主义发展历史的描述，有通过作品的曲式结构、调式调性来进行分析，而对于作品中不同女性形象的故事背景、内心情感与表达、多维视角的艺术演绎以及演奏技法的研究还缺少论述，故本论文选取极具代表性的二胡作品，将其中女性形象的情感表达与演奏艺术进行深入具体的剖析与解读。进而为二胡作品的欣赏和演奏找到不同的视角，有助于今后演奏者的二度创作和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并引导听众更深层次的感知作品的内在情感和精神力量，同时用二胡来表达人物的心声、时代的心声和民族的心声。

## 1.2 研究现状

通过在当前主要学术网站的检索，涉及本选题的相关文献共有 9 篇，其中期刊文献 5 篇，学位论文 4 篇。

高云山的《二胡音乐及妇女形象的塑造》按时期分类分别简述了二胡作品中女性形象与二胡的联系；周芸凤的《二胡作品中女性艺术形象的塑造》通过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去窥探不同时期二胡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曹德维、谢姊媛的《二胡作品中的三个女人》基于三个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描述了她们在不同处境下的情感变化；彭园程的《浅析二胡作品〈洪湖主题随想曲〉中女性形象的艺术表现》对二胡作品《洪湖主题随想曲》中韩英的形象和情感进行了解读；韩江雪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二胡曲〈风雨思秋〉中女性英雄形象解析》对关乃忠先生的二胡曲《风雨思秋》中女英雄形象的塑造和传达的文化内涵展开了分析。

陈晓的《诗情画意弓上吟，感天动地弦中泣——张晓峰协奏曲（四首）研究》，通过对描绘四位不同女性形象的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张晓峰的创作思维及风格；彭园程的《浅谈二胡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艺术塑造》，首先对女性主义、女性形象、二胡艺术的发展进行了论述，其次探究不同时期其他艺术中的女性形象，最后对二胡作品中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周芸凤的《二胡作品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特征及其表现手法研究》，通过对三个阶段二胡女性艺术形象的发展进行探索研究，从而对二胡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展开分析；刘聪的《女性形象在二胡演奏中的呈现——以关乃忠〈第三二胡协奏曲〉第二乐章为例》，该文章以《第三二胡协奏曲》第二乐章“女人”中所展现出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乐曲主题琴歌《子夜吴歌》的旋律入手，将作品分为“动”“静”两种状态进行分析，最后以二度创作在二胡演奏中的呈现为出发点，探究如何运用更为合适的演奏技巧与方法来诠释该作品的精神内涵。<sup>[1]</sup>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论题仍有一定的研究之处。

---

[1]刘聪. 女性形象在二胡演奏中的呈现[D]. 四川音乐学院, 2023:2.

## 第二章 二胡作品中典型女性形象的情感解读

二胡与弹拨乐的点状音色、吹管乐的片状音色不同，它的音质展现出独特的线性特征，更加贴近人声的自然韵律，其适度的音域和音色，与人类歌唱时的声音极为相似，这使得二胡成为了弦乐器中最能精准捕捉和表达人类情感的乐器之一。二胡的音乐主要以抒情为主，其音色和韵味都散发着一股细腻、柔美且充满灵性的风采，显露出一种女性化的气质。因此，二胡适合用来描绘不同情感的女性形象，它的音色能深刻地触动人心，展现出女性形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sup>[1]</sup>

### 2.1 《江河水》中妻子的悲愤与无助

《江河水》是黄海怀先生在1962年根据双管曲《江河水》移植改编而成的同名二胡作品。乐曲充满着东北民间音乐的风格特色，旋律饱含深情，引发了听众的情感共鸣。

这首乐曲的情感内容类似于中国经典故事中的“孟姜女哭长城”。讲述的是女主人公在与丈夫结婚没多久后，丈夫就被强制押去服役，一走便是数年，从此没有任何消息，妻子忧心忡忡、忐忑不安，于是踏上了寻找丈夫的漫漫长路，然而在半路遇到了曾经和丈夫一起去服役的村民，村民告诉她丈夫早就逝世的噩耗，妻子听后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哀痛欲绝，跑到江边声泪俱下的故事。这首作品中的妻子同孟姜女一样，在面对封建统治势力的恶行时她无力反抗，只能将心中所有的怨恨与悲愤向上天和江水倾诉，最终妻子的哭泣也只能变成了一种哀怨、无助的呼喊，流露出无限的眷念和绝望。

《江河水》这一曲目就如同江河之水，流传广泛，绵长不绝。乐曲由引子和三个乐段构成，是典型的带再现单三部曲式。

在引子部分勾画出了一幅天昏地暗，江水滔滔不息的画面，二胡旋律以散板的形式进行，节奏自由，每一个音都表达着不同的情绪，就像妻子低沉压抑的心情不知何时要爆发一样。音乐开始以强劲的音头奏出，滑音迅速干净，接着旋律连续两次四度上升，长音都是由强到弱，深沉浑厚，营造出一种凄凉的氛围，仿佛妻子在

---

[1]朱道忠.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3,(02):41.

听到丈夫噩耗的那一刻，如同晴天霹雳，给毫无心理准备的妻子沉重一击，霎时呆滞在了那里不知作何反应。第二句中同指换把随即到达最高音“6”，强烈的对比下好似妻子心中极度的悲愤却又无可奈何，继而旋律以分解和弦的形式下降，引子最后以延长并渐弱结束在“6”上。通过音乐细致的描绘，妻子逐渐从麻木中恢复，开始流露出深深的哀伤和痛苦，为第一段“悲痛的倾诉”做准备。

第一乐段“慢板”，音调悲凄，如泣如诉，深刻表现出悲伤之情。开篇的音符模仿了管子的演奏技巧，密集的装饰音加以有力地压揉，仿佛是妻子在哭泣时发出的声音，也似乎是妻子对过去的沉浸缅怀。接着旋律走向高音区，音程之间的十度大跳成为了情感的高潮，好像妻子无法控制的悲伤情感在寂静中爆发。作曲家运用了节奏紧缩的技术，音乐渐快渐强，使得主人公的情感从悲伤转为愤怒。其后使用连续的顿弓和附点节奏将音乐推向了高潮。在情绪的高潮之后，音乐逐渐平静下来，如同她在情感的宣泄后开始回忆往事。

第二乐段转到了C大调，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平静而沉稳的画面。这里的音乐，没有过多的装饰和强烈的情感波动，为我们展示了女主人公情感宣泄过后的静默悲伤。这种平缓的旋律似乎在呈现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平静，但背后是一种深沉的哀伤和孤独。这段的旋律线条简洁，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寂静的美感。该段最后一个乐句也出现了顿弓，但其处理方式与前面明显不同，每个顿音之间的小间隔仿佛是悠长的叹息，像是心中难以言表的伤感在此刻得到了某种发泄，这不同于之前强烈的情感宣泄，而更像是在沉默中流露出的微弱抽泣。

第三乐段将情感从深刻的哀伤转变为一种极度悲痛，最终沉静下来，如止水般的内心状态。该段的调性又转回了原调**B**调，是第一乐段的变化再现，从其结构与表现手法中可以看到音乐开始以五声音阶跳进，从低音区直至高音区，这种跃进的音乐形态仿佛预示了一个即将到来的情感爆发。通过左手强劲的压揉与右手运弓的配合，使乐段在这里达到了一种情感的巅峰，体现了女主人公对残酷命运的哀怨与悲愤。这段音乐的结尾部分逐渐温和下来，暗示了女主人公经历了情感宣泄后的疲惫与无力。在这种逐渐消退的情感背景下，女主人公身心俱疲的背影渐渐远去，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

## 2.2 《新婚别》中新嫁娘的无奈与悲伤

二胡作品《新婚别》是作曲家张晓峰与朱晓谷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唐代诗人杜甫的古诗《新婚别》创作的一首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是杜甫“三别”中的一



首佳作，这首诗讲述的是安史之乱时期有一对刚完婚的夫妇，丈夫却要被官府强行抓去前线打仗，在婚后的第二天就不得不夫妻分离的故事。二胡曲《新婚别》以原诗的故事内容为背景，既塑造了“新嫁娘”无奈悲伤但深明大义的形象，又表现了他们坚贞不渝的爱情，还映射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伤害。

作曲家采用标题音乐的写作手法将整首曲子划分为引子、第一乐章“迎亲”、第二乐章“惊变”和第三乐章“送别”四个部分。

引子开始由乐队慢速而深沉有力地奏出，三连音和切分节奏暗示了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乐曲悲剧性的结局，该部分的音乐具有“序”的含义。二度转调到G调后，调性色彩变得明亮，速度自由，呈现出一片秀丽的田园风光，为女主人公的出场营造了意境，揭开了第一乐章“迎亲”的序幕。

第一乐章“迎亲”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括为“闺房思君”，在扬琴灵动的琶音后引出了二胡悠扬婉转的旋律，好似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端坐在闺房，心中幻想着今后幸福的生活。音调婉转清亮，旋律柔和舒展，这段旋律的音调和江南民歌息息相关，但不同的是，这里将波浪式的动态变化注入到了稳定的节奏与柔和的旋律中，既表现了少女成婚前内心深处涌动的激奋喜悦之情，又表现了古代女性“欲说还休”的内敛含蓄的性格。八小节后，主题旋律再现，变化重复主题旋律的第一句，加深了听众对于这美丽少女形象的感知和记忆，推进了音乐情感的发展。到了主题的第三次再现，旋律渐慢渐弱，尾音平静的结束，体现出少女对未来生活充满的美好期待与向往。

第二部分概括为“花轿迎亲”。欢快的锣鼓间奏预示着迎亲队伍即将到来，二胡的旋律部分轻快活泼，是由主题音乐紧缩变奏而来，运弓短且具有弹跳性，仿佛呈现出少女穿上嫁衣，娇羞的上了花轿，花轿一摇一晃的迎亲场面，情感的喜悦溢于言表。在第二部分的结尾处，旋律上交替使用了顿弓和颤音两种技巧并逐渐缓慢渐弱，二胡以六连音过渡，营造出一种夜深人静的氛围。接着二胡将慢板旋律柔美抒情的奏出，此时音乐进入到了第三部分“洞房花烛”，在静谧的夜晚，新娘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与新郎在月光下倾诉着心声。最终，随着一个泛音在弱音中渐渐消散，耳边不再是低语，而是秋夜虫鸣，构建了一个朦胧而又深情的音乐画面。

随着伴奏的突现，如同一阵晴天霹雳，撕破了黎明的寂静，开启了第二乐章“惊变”。这里的旋律与之前柔美抒情的旋律形成戏剧性的对比，作曲家使用了我国传统戏曲音乐中“紧打慢唱”的手法，采用“散——慢——快——散”的结构展开，表现了新嫁娘在听闻丈夫要被朝廷官吏强行抓走去打仗时惊慌害怕、惴惴不安、痛

不欲生的心情。结尾处运用急促的三连音将音乐推向最高音处，表达出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和呐喊，接着又逐步下行到最低音，在泛音上的停留体现了新婚妻子肝肠寸断、泣不成声的绝望和无助。最后音乐沉重地落在一个长音上，结束了该乐章。

第三乐章“送别”将杜甫原诗《新婚别》中新嫁娘对现实生活的万般无奈与悲伤的女性形象深入的刻画了出来。该乐章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伴奏慢而深沉的将音乐引入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在 $\text{B}$ 调上以高把位来演奏主题音乐，尽显悲戚，同时也展现出了无尽的深情，此处的旋律虽然是对第一乐章主题音乐的变化再现，但在情感表达上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情绪。与第一乐章相比，这里运弓不能再保持流畅，而是需要表达出沉重的心情，音符之间的节拍感更加鲜明。接着一串不断向上模进的切分节奏，一句紧接着一句，每句都比前一句更加紧凑有力，将情绪逐渐推向高潮，这不仅表达了妻子面对与丈夫生死离别时无法割舍的心情，也展现了妻子坚定的决心，想要与丈夫“永相望”的深情。

第二部分转到 $\text{C}$ 调上，色彩渐渐明亮，用广板奏出铿锵有力的一段旋律，这好似是妻子在与丈夫分别之际，和丈夫相互倾诉衷肠，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命运不幸的怨恨和控诉，倾诉过后，妻子抑制着自己的情绪，深明大义地激励丈夫英勇杀敌，但又担心他的安危，叮嘱他在战场上万事要多加小心。

第三部分又转回到了 $\text{G}$ 调上，音乐主题旋律进行了变奏，节奏放宽，表现出绵延不断的情思和忧伤。二胡以中弱的力度奏出了深远惆怅的主旋律，随着伴奏声部沉稳的节奏，音乐渐慢，就像丈夫的背影渐渐的消失在妻子的视野中。

### 2.3 《兰花花叙事曲》中姑娘的纯朴与坚强

《兰花花叙事曲》是关铭先生根据陕北民歌《兰花花》的音乐主题和故事情节改编创作的一首充满叙事性的二胡作品。这首作品的内容讲述了女主人公兰花花在封建旧势力的压迫下，她的爱情遭到了破坏，她宁死不屈，勇敢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与封建旧势力做斗争的故事。塑造了一个纯朴善良的农村姑娘在遭遇不幸时却有着坚强性格的女性形象。

全曲由五个部分构成，即引子、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和尾声，该作品既运用了西方奏鸣曲体裁，又融入了中国传统音乐“信天游”的音乐元素，每个部分也都被加入标题命名，从而使听众对该作品的故事内容和情感表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让听众在欣赏的过程中可以更好的去感受作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引子部分采用散板的形式，旋律悠扬，节奏自由，展现了一种宁静而深情的氛

围。伴奏乐器的演奏不仅为二胡的进入做好了铺垫，而且通过四个琶音巧妙地引出了二胡的主题旋律，即呈示部的开始。

呈示部又分为主部主题、连接部、副部主题和结束部四个部分。其中主部主题一开篇就采用了陕北民歌《兰花花》的主题音调，通过二胡柔美的音色，展现了兰花花纯真甜美的少女形象，表达了人们对兰花花的喜爱和赞扬。这段音乐叙述性强，二胡演奏时仿佛村里的老人在缓缓述说着兰花花曾经经历的故事，而末尾使用的“哭腔”音调则预示着兰花花最后不好的结局。

副部主题以小快板的形式展现，旋律轻快活泼，来源于陕北民歌《女娃担水》。这一部分通过欢快的旋律塑造了一个无忧无虑、活泼可爱的少女形象，展示了兰花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这段音乐欢快跳跃，充满活力，从侧面表现出兰花花的俏皮，变化多样的旋律又进一步描绘了兰花花的青春洋溢，情绪得到升华，接着是一个连接段，吸取了戏曲中“紧拉慢唱”的特点，音调富有歌唱性，韵律舒展连贯，为展开部做准备。

展开部包括了“华彩乐段”、“抬进周家”和“出逃”三个部分，是整首乐曲的高潮，不但展现了整部作品在情感上的转变，乐曲中音域、速度、力度、强弱对比也都与前面有着较大的反差，进而体现了故事情节的转折和主人公内心的变化与心酸曲折。

华彩乐段，音乐情绪由之前的欢快忽而转为悲愤，描绘了兰花花在听到被周家老财逼婚的噩耗时内心世界的变化。开始的每一个音都以坚定厚实的强音爆发式的奏出，到了十六分音符处使用连顿弓演奏，最后结束在带有哭腔的两个音上，表现了兰花花面对现实压迫却无力反抗、哀痛欲绝的心境。

抬进周家，是一段哭诉的慢板，旋律走向不断下行，隐含“无奈叹息”式的音调描绘了兰花花在面对黑暗封建势力下，未经世事的她除了哭泣，不知该怎样拯救自己的命运，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无奈。从  $\underline{\dot{6}} \underline{\dot{6}} \underline{\dot{6}} \underline{\dot{3}} \underline{\dot{2}}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1}} \underline{\dot{7}}$  开始，音乐情绪变得激动，仿佛主人公要将心中压抑着的哀怨与愤恨全部宣泄出来，不再只是对自己命运的哀怜，音调中更多了一些坚定，为下一部分的坚决反抗做了铺垫。

出逃，这部分的音乐通过采用中国传统戏曲音乐中的“摇板”和“紧拉慢唱”的表现手法，充分展示了音乐的张力和情感的深度，使兰花花内心的决绝和勇敢反抗的情绪得到了强烈的表达。速度突快，情绪紧张，力度强弱对比明显，仿若夜幕中兰花花从周家逃出来，害怕被周家的家丁追上，顾不得脚下的路，焦急飞快的向前跑着。

再现部连续的快弓和半音阶的模进，将音乐氛围推到高潮，描绘出了追来的家丁越来越远，兰花花慌不择路，被逼到了万丈悬崖的绝境。连续强有力的三连音，每个音都用极强的力度奏出音头，好像兰花花在面对前后无路可走的境遇时，无奈的向上苍发出呐喊，她在面对封建旧势力的追捕和压迫时，选择了以死抵抗，宁死不屈，描绘了一个顽强的女性形象。

尾声，是一个徐缓深情的慢板，旋律再现了呈示部的主题音乐，形成首尾呼应，演奏时音量要弱，十分平静，仿佛人们再提起兰花花时流露出的不舍与想念。女主人公兰花花挣脱封建的束缚，追求自由，不屈不挠、坚强反抗的女性形象在人们的心中烙下了深深地印记。

### 2.4 《烛影摇红》中舞女的内心呐喊

《烛影摇红》是刘天华先生生前最后的杰作，创作于1932年5月。该作品作为一首舞曲风格的曲目，它采用了三拍子的节奏，以带引子和尾声的变奏曲式写成，其中包含了四个乐段，既采用了中国化的旋律线条，又结合了西方的节奏形式，被称为中国式的华尔兹二胡圆舞曲，讲述了旧中国时期酒吧舞女的悲惨命运。

引子开始第一个音的八度大跳就像在一个金碧辉煌的舞会上，突然头顶出现一道聚光，灯光照在舞女身上，慢慢的，舞女强颜欢笑，摇曳身姿，婆娑起舞，显示出舞女心中的无奈。通过散板形式的运用，展现了舞女内心深处强烈的压抑感。

第一乐段作为全曲的主题音调，旋律极富舞蹈性，曲调优美柔和略带伤感忧愁，为乐曲定下了哀伤的基调。

第二乐段，在这里主题音调经过第一次加花变奏，音乐变得更加跳动和热烈。连续的十六分音符不仅增加了乐曲的动感，也象征着舞女心中渴望追求自由的热情，同时我们可以感受到舞女美丽身影下内心的感伤情怀。

第三乐段，此乐段为全曲的情感高潮，主题音乐在这里进行了第二次变奏，不仅旋律加花，节奏也发生了变化，情绪越来越激烈。从激动人心的旋律到高八度的紧缩再现，再到九连音的出现，音乐通过一系列的变化在结尾处渐慢渐弱，象征着舞会结束，客人渐渐离去，原本热闹华丽的场面很快暗淡下来，尽显寂静凄凉。<sup>[1]</sup>

第四乐段，高潮过去节奏变得缓慢，旋律虽富有歌唱性，但已透出一股淡淡的忧伤和孤独。这反映了舞会结束后，舞女内心的孤寂和沉思，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亦蕴含着主人公内心深处的警觉、反思与呐喊。

[1] 林阳地. 二胡曲《烛影摇红》的文化价值[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 30(07): 262.

尾声部分以连续紧凑的十六分音符和起伏波动的旋律线，展现了舞女心乱如麻的思绪。随着音乐渐慢渐弱，情绪也逐渐平静，这既反映了舞女对未来的不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无奈，也表现出舞女内心的呐喊，以及妇女求解放、求平等的先进人文主义思想，更表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

### 2.5 《红梅随想曲》中巾帼豪杰江姐的英勇无畏

《红梅随想曲》是由吴厚元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根据歌剧《江姐》中《红梅赞》的音乐素材重新构想创编而成的一首单乐章二胡协奏曲。全曲由引子与七大部分组成，乐曲结合了浓郁的地方民间小调，并以宏伟的气势，壮烈的情调将“江姐”温婉含蓄的气质、刚毅的革命气概、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以及英勇无畏的巾帼英雄形象生动的展现在人们面前。

引子节奏自由，由二胡中速、刚柔相济地演奏出来，曲调悲愤激越，可以分为三个乐句。每个乐句的开头处都要奏得刚劲饱满，似乎是主人公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对敌人的愤怒指责与控诉，同时也展现了江姐女英雄形象的高尚品质，她的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

第一大部分是富有表情的慢板乐段。开始仍然由二胡以中速奏出“红梅”的主题旋律，这是主题音调的第一次呈现，音乐细腻婉转，富含女性所特有的气质。接着，音乐的主题音调第二次出现，此次的出现对其进行了变奏和发展，情绪和力度也要比第一次的出现更上一个层次，在这里减少了女性的柔情，增添了革命英雄的坚强。随着伴奏乐队的演奏，我们看到了江姐坚强不屈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红梅傲霜斗雪的高贵气质。

第二大部分是一个活泼的小快板，以其灵巧跳跃、富有动感的节奏和清晰的层次感，展现了革命英雄勇敢刚强的性格特征，以及革命战士们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最后音乐转回G调又转至C调，层层递进，与伴奏声部形成对答呼应，渲染出紧张的气氛，让听众感受到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

第三大部分是一个散板乐段。该乐段使用戏曲中的拖腔技术，音调激愤，引申发展了音乐主题，与第二大部分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通过二胡的演奏技巧将力度进行夸张对比，在强有力的内在张力支撑下渐强渐弱处理，烘托出戏剧性的氛围。既表现了江姐失去亲人后内心极度的悲痛，也表达了对敌人的痛恨与指责。

第四大部分是一个慢板乐段。二胡使用细腻感人的音色，描绘了江姐在牢房中对亲人的深切思念，以及她在恶劣环境下所展现出的坚强和勇气。这一部分的音乐

既呈现出了悠远朦胧的意境美，又传达了革命英雄内心的情感世界。

第五大部分是一个戏剧性的快板乐段，二胡通过十六分音符的快速跳把演奏，加以伴奏速度的突变，音乐情绪瞬间紧张，矛盾冲突加剧，生动地描绘了江姐勇敢地冲破重重障碍，传递重要指示的英雄形象。

第六大部分是一个庄重的慢板，二胡沉稳有力的演奏，象征着江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所展现出来的坚定革命精神和铮铮不屈的斗志。

第七大部分是一个急板，以其奋进的节奏和大气磅礴的结束，预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以及革命英雄坚不可摧的红梅精神。越来越多的革命战士像江姐一样前仆后继，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就好似傲雪凌霜的红梅勇敢地在风雪中绽放。

### 2.6 《洪湖人民的心愿》中女英雄韩英的大义凛然

《洪湖人民的心愿》这首二胡作品，由闵惠芬老师改编创作而成，其灵感来源于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经典唱段《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该作品叙述了湘鄂西根据地建立初期，在红军部队离开之际，洪湖地区的恶霸彭霸天联手国民党趁机推倒了新建立的红区，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迫害，女英雄韩英大义凛然、奋不顾身的解救人民于水火中，守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利益，展现了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承诺和无畏牺牲的故事。

全曲分为四个部分——引子、慢板、快板和尾声。每一部分都以独特的音乐语言，生动的描绘了故事的情感走向。

引子部分，通过扬琴的伴奏和连续上行的三连音，以自由的节奏展现了洪湖人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勇气和决心，为二胡主题的出现进行了铺垫。

慢板，主题音乐一开篇即描绘了女英雄韩英与母亲在狱中温情道别的场面。二胡婉转、情意绵绵的音色表达了母女二人在生离死别时内心的不舍与伤痛。当音乐变得遥远而飘渺时，仿佛将听众带到了韩英曾经的艰苦回忆中。七小节后，节奏速度变得稍快，感情转为愤恨，在说起彭霸天时，韩英内心的仇恨涌上心头，二胡用刚劲有力的声音表达出主人公心中的愤怒。接着，旋律速度加快，情绪升华，像是韩英在提起父母不幸的遭遇，尤其是说起父亲被彭霸天杀害时的愤怒与悲痛。随后一连串的分切节奏，表现出韩英对敌人的仇恨，将音乐从回忆拉回到现实中，该段结尾以果决的气势结束。

快板部分，这一乐段旋律热烈昂扬，节奏轻快明亮，如拨云见日般，表现了洪湖人民见到红军时的欣喜激动之情。接着乐句接连快速模进，代表着革命队伍越来

越壮大，人民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两小节的间奏后，进入歌唱性的旋律，表达了韩英对胜利在望的喜悦和革命必胜的信心。

乐曲尾声是一个华彩乐段，采用散板形式，旋律铿锵有力、豪迈激昂，展现出韩英视死如归，与敌人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sup>[1]</sup>最后以极强的颤弓结束全曲，生动形象的刻画出一位大义凛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光辉女英雄形象。

---

[1]周芸凤. 二胡作品创作中的女性形象特征及其表现手法研究[D]. 江西师范大学, 2019:38.





## 第三章 代表性作品中各种技法的演奏诠释

在二胡演奏艺术中,技法的种类丰富多样,其对于情感的表达是至关重要、相辅相成的,不同的演奏技法可以塑造出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传达出作品中充沛的情感内涵,使听众产生相应的共鸣。

### 3.1 性格化的节奏型

节奏是创作音乐时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元素,直接牵涉到音乐整体的效果,二胡作品也不例外。通过各种节奏型的运用与组合,呈现出深入人心的效果。

#### 3.1.1 有苦难言的切分音

《洪湖人民的心愿》中慢板的第二句,切分音在演奏时音符的长短、强弱对比要明显的奏出来,右手运弓“弱强弱”的力度,再配合后面附点节奏型,以及休止符的使用像韩英心中有很多话想与母亲诉说,刚想开口却又有苦难言,最后只能变成对母亲的一声声呼唤,表现出母女之间感人的情感。如图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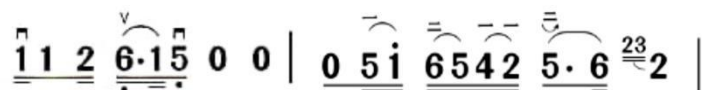


图 3.1

#### 3.1.2 绝望呼喊的三连音

在《新婚别》第二乐章“惊变”的结尾处连续出现了五个小节的三连音(如图 3.2),演奏时力度由弱渐强,运弓从小范围紧凑的拉推逐渐扩大弓段的使用,一直到最后一个三连音,三个音用满弓将每个音的重音奏出,随后速度慢下来,这里五小节的三连音呈现出了弧形的旋律线条。紧接着一个散板的小乐段,其中特别是三连音和八度跳跃的演奏,音乐慢起,速度渐渐加快,由弱到强,至三连音时将音乐情绪推上去,接着在高八度上速度突慢以极强的力度演奏出八分音符上的重音,仿佛新婚妻子近乎绝望、声嘶力竭的呼喊。如图 3.3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16612415410011005>